孟子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朱熹集注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音圈屈也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
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
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
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
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 戕音墻與平聲 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
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

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
無分於東西 湍他端反
湍波流激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
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

於上乎人之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與平聲下同

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

縱橫繆戾紛紜錯雜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皆出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長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長上聲下同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

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惡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
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
善可
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
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
欲陷溺而然非
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
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
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
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
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
因用以指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烝衆也物事
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
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
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
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
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禀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窮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恃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

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
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
有肥磽雨露
也
夫音扶麩音牟
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種也日至之時
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
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
之善無不同也
其性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
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
足同也
蕢音
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
雖未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
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
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嗜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
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
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
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
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
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
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
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
猶芻豢之悅我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
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
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
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
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
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 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
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
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
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
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
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
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隨
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
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
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有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至捨亡則夜氣愈清夜氣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

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
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
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
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
而能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有甚於生者
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
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
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
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
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
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
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
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
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
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

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
欲而志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嗥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
嗣嗥呼故反
蹴子六反
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豆木器也嗥咷之貌行道之人路中
凡人也蹴践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
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
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
心欲惡有甚於生
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

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爲
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所識窮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
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
言飛人所以喪之由此二者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
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
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
受今爲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爲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
其本心 鄉爲並去聲爲
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
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
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
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
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
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

以君子不可頃刻
而不省察於斯焉刻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
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
其切於己故又名之曰人心則可以
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
臾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

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 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信與伸同去聲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合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有昔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夠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
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
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
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外物既不能思
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
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
思而以思為職思兄事物之求心得其職
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
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
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所以舊本多作比所
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
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
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
茫茫棋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

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
心耳往古來今數無此心心爲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
爲敵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
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
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
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
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
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
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
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C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
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
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
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
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
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
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
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
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
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
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於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

美稱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它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

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第十一

孟子卷第十二　朱熹集注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而已取色之重者與禮之奚翅色重翅與帝同

古字通用

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爰翅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音軫

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

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
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
斷之一視於聖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
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
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
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而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
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
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
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

爲患哉弗爲耳 勝平聲

匹字本作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君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生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於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

親仁也固矣高叟之爲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愈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

王說而罷之三王我將有所遇
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亡說下教強聒不舍跣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竊聞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
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
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
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君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

任平

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相與

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C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

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爲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其上者伯夷也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

為心豈聖
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
見侵奪也髡誠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
有為
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
得與 與平聲

百里奚事
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識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威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

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忍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末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威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武也丁氏曰夏

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威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責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
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
不殺讀書加於牲上言明天子之禁嚴
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
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
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
而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
取士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
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
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
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
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
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不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順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順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順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

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爲百里也地非不
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
不過百里儉上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
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
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
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
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
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
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

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貴也

辟開墾也

鄉與嚮同嚮與向同皆同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皇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

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

貉道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大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桀也

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歎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惡平聲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

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
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
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
故與公遊於園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
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
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
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
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
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
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
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
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
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威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

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
因其才而篤
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第十一